

辽宁文学 10 年丛书

丛 1979 — 1989

丛 中 一 笑 集

中 一 笑 集



• 说唱文学卷

丛中一笑集
Congzhong Yixiaoji
(说唱文学卷)

耿瑛 崔凯 主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字数：316,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¹/₈ 插页：2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责任编辑：俞志富

责任校对：王晓平

封面设计：李勤学

ISBN 7-5313-0239-X/I·226 定价：5.50元

“辽宁文学十年（1979～1989）”丛书

前言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辽宁省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辽宁作家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深入生活，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时代风貌。为了充分展示十年来辽宁文学创作的发展概貌，检阅作家们的劳动和创造的成果，辽宁省文艺界的朋友们共同发起、编选这套丛书，从1979年至1989年公开发表的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中精选为十三卷出版，这既是对十年文学创作成就的总结和肯定，又可以作为我们向文学创作的更高层次攀登的新起点。

二、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辽宁文学创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充分注意到这一点，编委会成员特别是各分册主编，坚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正确方向，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全面研究文学创作的具体情况，认真筛选，严格取舍，并多方面听取意见，确保了丛书的质量。

三、为了更全面地展示辽宁省文学创作的成就，丛书将曲艺、戏剧电视剧的脚本，文学剧本作为分卷编选出版，限于篇幅，对有些剧本只收入了选场选幕。

四、为了使更多作者的作品得以入选，确实无法对有重要成就的作家的作品给予较多篇幅作重点介绍，尽管如此，由于篇幅终究有限，有一些辛勤创作，取得可喜成绩的作者的作品未能入选，对此，我们诚挚地向他们表示歉意。

五、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省内各有关单位和文艺界朋友的大力协助，对他们为繁荣辽宁省文艺创作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编选这套丛书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仍难免有很多缺陷和失误。热诚希望听到宝贵的批评意见，同时也希望得到读者和朋友们的理解与谅解。

“辽宁文学十年（1979—1989）”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九年七月

目 录

评书·故事

梁上君子·····	田连元 (1)
姑娘万岁·····	刘兰芳 王印权 (13)
耗子尾巴事件·····	郭其富 (30)
俄罗斯小独楼·····	叶景林 刘锡安 (39)
王主任啊，王主任·····	田淑贞 (46)
六号包厢·····	黄 宏 (54)
两个犟眼子·····	张功升 高云清 (62)
考 厂 长·····	于泽生 周 伟 (70)

相 声

假 大 空·····	杨振华 金炳昶 常佩业 陈连仲 纪 元 (76)
台湾来信·····	冯景顺 里 竹 王志涛 陈连仲 耿 瑛 (90)
临死之前·····	常佩业 大良 纪元 金炳昶 (99)
株人连马·····	<u>里 果</u> 顾 盼 (111)
和尚还俗·····	李 微 (122)
红楼百科·····	耿 瑛 (136)
洗 礼·····	常佩业 金炳昶 (151)
爱子病·····	张克明 大 良 (163)

胳膊箍·····	纪元	(172)
战地春联·····	阎月明 全维润	(182)
复 苏·····	冯景顺 大 良 黄蕴成	(191)
一场虚惊·····	李志有 刁成国	(202)
无发生非·····	李健群 李凤鸣 安邦彤	(211)

快板·快书

好将军·····	朱光斗	(219)
英雄坦克兵·····	刘锡安 黄 宏	(231)

鼓词·单弦

春到胶林·····	郝 赫 郝艳芳	(243)
月上柳梢头·····	官钦科	(248)
光 环·····	张志勋	(256)
买被面儿·····	赵 博	(262)
擒兽记·····	汤 敏	(266)
一秒一·····	张 玲	(269)

二人转·拉场戏

深山红花·····	崔 凯	(272)
攀亲家·····	崔 凯	(287)
厂长家事·····	郝 赫	(296)
破镜重圆·····	杨滋政	(310)
姻缘美梦·····	李 微	(325)
理解之歌·····	张 超 逯 贵	(337)
接媳妇·····	滕守仁	(348)
摔三弦·····	李忠堂 崔 凯	(365)

双叩门.....	周德臣 李忠堂 (387)
麻将·豆腐.....	张 超 (403)
编后记.....	(413)

梁上君子

评 书

田 连 元

这天傍晚，在县城的东关，突然听到两声枪响——“砰！砰！”紧接着就听有人喊：“站住！”

有两个人顺着大道“噔噔噔……”飞跑。

后边，两位公安战士骑着带挎斗的摩托车紧追不放。

前边这两个人跑着跑着分开了，有一个人突然转身钻进胡同里。摩托车在胡同口“嘎噔”一停，两位公安战士从车上跳下来，用那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往里一照，“唰”地一道白光，全看清楚了：

这是一个死胡同，里边那个小伙子背靠墙脸朝外拉了一个螳螂拳的架势，嘴里嘟囔说：“哥们儿！让个道有你好处。”

一位公安战士往身后一伸手——手铐子拿出来了，一步步向前逼近：“放老实点儿！”

“什么，老实点儿？……嘿！”这小伙子突然一转身，抬手一掌打过来了。这位公安战士一侧身，“啪！”伸手叨住了他的手脖子，进步拧身一拱腰，来了个“背口袋”——“咣”地一声把他摔在地上，走上前来“噉哧咔嚓”，手铐子给戴上啦！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辆带挎斗儿的摩托车正追另一个青年。这小伙子两条腿紧蹬踏，但是怎么也没有摩托车跑的快。他看

事不好，转进一个胡同，“蹭”地一下子钻进一个院里，看有间屋子开着门，一步就闯进去了，回手把门一关，站在那里直倒气儿。正这工夫，所有脚步声从房山头那边儿传过来了，“噔……”走到门口这儿，站住了。就听“唏哩哗啦”一响，“嘎嘣”一声把门给锁上了。小伙子心想，坏了，这是要抓牢稳的。

院子里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听有人问道：“这院里进来人没有？”

有人回答：“没有啊！”

有人又问：“这间屋子里有人吗？”

有人又答：“没有。这是我们食堂仓库，刚才我找了点东西，上了趟厕所，回来就锁上了，没有人来。”

“那好吧！咱们再到别处看看去，他跑不出这一带。”一阵脚步声，院里恢复了平静。屋里这位吓的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小伙子名叫方晓星，今天晚上是和他邻居徐局长的儿子徐大龙一起出来的。这个徐大龙是这一带有名的“梗梗儿”。什么叫“梗梗儿”啊？就是他比谁都横！那脖子老“梗梗着”。平常好练个武术什么的，练的不怎么样，老想找个人试试。今天俩人在街上正走着，有一个青年迎面走来和他们擦肩而过。徐大龙一看，压低了声音和方晓星说：

“看见没？就刚才过去这小子，我那对象跟我黄了之后，他给拷过去了。今天我得给他点厉害，让他试试我这螳螂拳练得怎么样。”

方晓星说：“那……”

徐大龙说：“快跟我上，打完了有我哪！”

两个人从后边悄悄地上来，趁这小伙子没注意，一个腿绊

就给绊倒了，上前来“劈啪”一顿打，最后徐大龙抽出一把匕首，“噗，噗！”给攘了两刀。方晓星在旁边吓一跳，心想，你怎么动刀啊！这可了不得！正这工夫，公安局的巡逻车来了。徐大龙喊声快跑，方晓星撒腿如飞，徐大龙在胡同里被抓住，方晓星跑到食堂仓库来了。

此时方晓星心想：徐大龙攘人这两刀还不知怎么样呢，真要给攘死，这可是人命官司，把我牵扯上了。千不该，万不该，今晚不该和徐大龙一块出来，这事儿要让我父母知道了也得挂念着。看来今晚上我就得在这仓库里过夜啦！

他仔细地看了看周围环境，杂七杂八地放着一些东西，这里有：面口袋、大米包，馒头、麻花、大油条，平锅、铁锅、大漏勺，香肠、粉肠、碎粉条，醋罐子、酱油篓，还有一箱沈阳鲜啤酒。方晓星一看这些东西，肚子直叫唤，“咕噜……”可能是条件反射，因为他今天晚饭还没吃呢，那就来点吧！油条、麻花一顿海吃！没有水呀，喝了两瓶啤酒。

吃饱喝足之后，方晓星心想：我得找一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睡一觉。上哪呢？他无意中抬头一看，发现在屋角上面有个天棚口，对，上那上边去谁也发现不了。方晓星刚要往上上，又一转念，我要上去就轻易不下来了，把明天的饭带着。他脱下外衣把油条、麻花裹了一些先扔到棚上，然后又往上边扔了四瓶啤酒，最后自己站在面口袋垛上，用力往上一蹿，扒住天棚口，挺身一蹿，上来了。躺在这上边，一觉睡到天亮。

睁眼之后，只觉着口干舌燥，顺手抓过一瓶啤酒来咬开盖儿，嘴对嘴常流水，喝上啦！这瓶酒刚喝了一半，就听下边有人说话：“我说伙计，这油条怎么少这么老些？”

“大概是耗子给捞去啦！”另一个人回答。

“伙计，这麻花怎么也少啦？”

“大概是耗子给捞去啦！”

“这耗子真厉害，个儿小不了，唉！这啤酒谁给喝了？”

“大概是耗子吧！”

“耗子会喝啤酒吗？”

“现代化耗子呗！”

“你别说笑话啦……”

“别吵吵！我告诉你，我听说昨天晚上公安局追咱这一个坏人来，没找着。说不定这个人就在这仓库里藏着呢！”

“你别吓唬我，我可胆小！”这位正说到这里，方晓星在棚顶上刚喝进去半瓶啤酒，听下边有人说话，吓得他憋着劲不敢喘大气，可这啤酒喝下去往上反气呀，他实在憋不住啦，打了个嗝。“嗝”——这一声，下边那两位蹦门外头去啦。

“什么声音？”

“象谁打嗝的声音。”

“没人怎么会打嗝儿！”

“不知道，快走！”就听嘎嘣一声，下边仓库门一锁，那二位走啦。

方晓星在棚上心想，呆会儿要是找来人，万一谁往棚上看看，准发现我，我先躲一躲吧！他仔细一看，这棚顶上是个大通堂，没有间壁，走吧！他脚踩着棚椽子，不敢踩棚条子，象个杂技演员一样在棚上就走开了。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脚下有个气眼，不太大，半尺见方。他趴在气眼这往下一看，下面是一个办公室，对着气眼底下是一个茶几，上边摆着暖壶、茶杯，旁边有沙发，沙发上坐着一个人，仔细一看还认识，正是徐大龙他父亲，县工业局的徐局长。

方晓星心里说：“这个老头儿在外地工作了两年，最近刚调回来，和我们家住邻居，常见面，可很少听他说话，总是绷

着个脸。哼！徐大龙攘了人啦，看你这个当老子的怎么办？”

方晓星正看着呢，忽然局长办公室的门一开，“呼”地一阵风，进来一个人。这人说话是天津口音，她是徐局长的爱人，人送外号“一挂鞭”。怎么叫这么个外号呢？因为她说话有个特点，没有标点符号，象放鞭一样，一挂一挂地。

今天进门就开放：“我说老徐呀，你说这不倒了八辈子霉缺了九辈子德三十晚上放炮崩了丧门神啦咱家大龙让公安局给抓起来啦你知道吗？”

徐局长连头也不抬地回答：“知道。”

“知道怎么办呢？快走后门儿去吧公安局不有你老同学吗托人靠面子吧谁让你有这么一个倒了霉的缺了德的挨千刀儿的死不了儿的歪了丧的败家子儿呢！”

徐局长一言不发……

“我可跟你说，大龙十一结婚这回要进去的话结不了婚就得发昏，你琢磨着办，咱可没仨没俩就这一个，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跟着去死，现在就看你的啦！”

徐局长还是一言不发……

“你这人可真少见，三脚踹不出个屁来一刀子攘不出血来难为我怎么跟你过这一辈子啦……这老爷们就是不行没生过孩子不知道疼孩子，下辈子让你脱生个女的养活俩试试！”

徐局长忽然大声说道：“别叨叨啦！这件事我不管！”这一嗓子，“一挂鞭”愣在那儿啦！正此时，门一开，又进来一个人，谁呀？办公室的杨主任。杨主任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一对细眼睛，白净脸儿，最大的特点是，本来是男的，言谈举止都象女人，所以人送外号叫“杨大娘儿们”。今天他一进门儿先笑啦：“哟！徐嫂啊！老远就听您在这说话，好长时间没看见您啦！今天您干什么来啦？”杨主任说话的脑袋微微地晃动

着，颇有女人那种娇嗔的样子。

“一挂鞭”说：“杨主任你来的正好，我现在是小鱼卖完了——光剩抓虾（瞎）了。这不嘛，大龙让公安局抓起来啦！”紧接着“一挂鞭”把详细情况备述了一遍。

杨主任说：“徐局长说句话就得了呗！”

“一挂鞭”把嘴一撇：“他屁也不顶，人家不管。”

杨主任说：“徐局长，这事儿您看……”

这时候徐局长站起来冲着“一挂鞭”说：“我早就和你讲过，孩子不能惯！结果怎么样？我出去才两年，他就被惯成这个样子。现在我也没办法，只有一句话，公事公办，这就是我的态度！”说完话站起身来走啦！

“一挂鞭”一看：“喂！你别走啊……”杨主任一扯“一挂鞭”：“莫拉，让他去吧！他是局长，不好说话，这事交给我吧，我给你办。”

方晓星在棚上暗想，这个老头儿真会装相儿，愣说要对他儿子公事公办，其实把这事儿都交给这杨主任啦！他还要装个好干部，哼！现在这好干部都在电影上哪！我看你们怎么办这事儿？

杨主任说：“徐嫂，我最近交了个女朋友，叫丁霞，是公安局的，她爸爸是县公安局的丁局长。我昨天晚上就听说大龙这事啦，今儿一早我给她去了个电话，让她给了解了解，帮着使使劲儿，我现在问问她办的怎么样啦！”

“那太好了这事儿要办成了我请客你快问问。”

杨主任拿起电话，拨完号之后，带着娇声娇气的韵调说：“喂，我要公安局啊……找丁霞，啊？你就是啊，我是工业局呀，我姓杨，听出来了吗？对，那事儿怎么样啦？啊？啊！受害者伤很重啊！噢，我说呀，我们徐局长是老革命啦，老干

部，家里就老两口子 and 这一个孩子。他老伴有病不能干活儿，就指着大龙烧水做饭呢！这事儿不是大龙做的，你们就照顾照顾嘛！什么？徐局长的爱人什么病啊……”

杨主任用手捂住话筒冲着身边的“一挂鞭”：“徐嫂，你有什么病？”

“一挂鞭”说：“我呀，我肥胖症。”

“唉！你说严重点儿的。”

“癌、癌症！”

“唉，那不死拉嘛！说一个不能干活儿的病。”

“那你就说我是神经……神经性胳膊不会动吧！”

杨主任冲着话筒说：“喂！她是那个神经性胳膊不会动啊！什么？有这病名没有？我也搞不清楚啊！嗯，好吧，你来一趟，马上来，到局长办公室找我，我知道当时的情况……当然啦，快来，啊！”

电话放下了：“徐嫂啊，丁霞说了，你这个病啊，得有诊断书。”

“那好办，我妹妹在医院，嘛玩意儿都开得出。”

“再有她说，最好让大龙所在车间给他开个鉴定，说大龙表现一贯很好。”

“一挂鞭”一听这话马上说：“完了，就这一条就完了。大龙这孩子，在车间里跟人家工人打那架都没数啦，动不动就给人家开啦！”

杨主任说：“这不要紧，我可以找车间主任给写一个。不过她说最关键的一条是得把那个方晓星找到，好认定到底是谁撞的人。这个方晓星不知跑哪去啦。”

方晓星在棚上心里说：“我跑这儿来啦，你看不着我。”

杨主任说：“徐嫂，我看很有可能老方家——你们那个邻

居把方晓星给藏起来了。你可以去给他父、母施加点压力，让他们把方晓星交出来。不然的话，他们那个二孩子找工作进不了国营。他毕竟是咱们局的职工，他得考虑后果。现在只要大龙咬住不承认，这事儿就好办。”

“一挂鞭”一听说：“好，我上老方家去，给他说开了让他把方晓星交出来。”

方晓星在棚上心想，你们就这么干哪，这回我算知道啦！你们干的这些事只有在天棚上的气眼里才能看得到，等我下去之后，我要当众揭发你们。

这时候，杨主任和“一挂鞭”正说话，有人敲门，“砰！砰！”

“请进！”开门进来的正是杨主任的女朋友丁霞。这位姑娘身着警服，长的端庄、娴淑。杨主任一看见丁霞，满脸上亿万个细胞一块儿都乐啦：“丁霞，快来，这是徐局长的爱人，徐嫂……这是我的女朋友，丁霞。”

“一挂鞭”一见丁霞也是满脸堆笑，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多漂亮啊！早就听说是个漂亮人儿果然名不虚传。咱这县城里头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头到北头过了筛子过了箩也找不出这么一个人儿来呀！看人家鼻子是鼻子眼是眼该在哪长着就在哪长着！你们谈吧，我走啦……”说着话“一挂鞭”走啦！

杨主任关上门，转回身来冲着丁霞亲昵地说：“请座，霞。”

这个“霞”字叫的，使棚顶上的方晓星就觉着有一股凉气顺着脊梁沟儿直钻到后脑海，嗨！——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心想，这是什么声儿呀！

丁霞坐下了，问杨主任：“你找我来干什么？”

“我要向你说说昨天晚上攘人的事。”

“你知道？”

“当然我知道，我是现场目击者。我证实，攘人的不是徐大龙，是那个逃跑了的方晓星。”

“是你亲眼看见的吗？”

“当然是我亲眼看见的，昨晚上七点来钟吧，我看见方晓星用刀攘完了人跑啦！”

丁霞说：“正好，凶器一时没找到，徐大龙还不承认，那你给打个证实材料，我们回去研究吧。”

杨主任说：“好！”他拿出纸来趴在桌上就写。

棚顶上的方晓星差点儿没气死。心想，这个姓杨的，为了拍马屁不惜做假证，卖良心！我看你还怎么办？你不会想到我在这给你记着帐哪！

杨主任把证实材料写完了，交给了丁霞。

丁霞说：“我得回去向领导汇报。”

杨主任说：“我和你一块去。”俩人一前一后走出办公室。

屋里没人啦，棚顶上的方晓星心想，你们找我，我还不去啦呢！后边仓库有的是吃喝，我在这棚顶上过日子啦！对，把下边这暖壶也提上来，好有水喝。

他在棚顶上找了一段铁丝，是八号线，头上弯了个钩，瞧了瞧不够长，又把自己的裤腰带解下来和铁丝接在一起，从气眼里顺下去勾住那暖壶把儿，慢慢往起一提，这暖壶晃晃悠悠地起来了……正起在半空中的时候，“一挂鞭”由外边回来了，嘴里还直叨叨：“杨主任哪！您看看我开这诊断书行不行啊？”说着话进屋啦，“人呢？怎么都走啦！这……哎呀妈呀！暖壶跑啦。”她一个高蹦出去，扯着嗓子喊：“快来人哪！暖壶跑啦！”这一吵吵，各办公室的人都来了，徐局长在

会议室正开会也过来了：“出了什么事啦？”

“一挂鞭”说：“这暖壶……呀，怎么又回来啦呢？”

刚才她出去一吵吵，方晓星吓的把暖壶又放回了原处。

“一挂鞭”脸都白啦：“老徐呀，刚才我亲眼见的暖壶自个腾了空啦。撒谎不是人，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挂鞭”这一说，旁人也直小声嘀咕：“咱们工业局这两天净闹事儿，刚才后院食堂仓库来人说仓库里没人就听见打嗝儿，去人找，哪也找不着。这儿吧，暖壶自个儿能腾空，这可是有点邪气儿！”

另一个说：“不是谁有特异功能闹腾的吧？”

“别瞎扯啦？”

正这工夫，杨主任和丁霞领着徐大龙回来了。一进办公室，徐局长先愣了：“你怎么回来啦？”

杨主任急忙说：“徐局长，是我给领回来的。考虑到徐嫂胳膊不会动……”

徐局长颇感惊异地说：“怎么，你胳膊不会动啦？”

“一挂鞭”急忙挤眉弄眼地说：“我这胳膊不早就受风抬不起来嘛！”

徐局长笑啦：“静瞎扯，你昨天晚上打扑克举那么老高摔牌，我看一点事儿也没有。”

“一挂鞭”气的说：“你……这叫什么人呢！”

杨主任紧忙说道：“徐局长，主要因为不是大龙攘的人，是老方家那小子攘的。”

徐局长面孔严峻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杨主任说：“因为昨晚上我看到啦。”

“在什么地方？”

“东关。”